1. 偶像的奴隸都是自甘為奴的。他們必然是自甘為奴，才會讓自己在無生命之物的面前匍匐，並在無力之處尋找力量。神聖的上主之子到底怎麼了，竟會想要這種東西；讓自己跌得比地下的石子還低，再冀求偶像能抬舉自己？那麼，聽聽你在夢裏編造的故事吧，問問自己是否相信那不僅僅是個夢。

2. 一個判斷之夢進入了上主創造得與祂一般完美的心靈。在那夢裏，天堂成了地獄，上主成了聖子的敵人。上主之子該如何從這夢裏醒來？那是個判斷之夢。所以他必須停止判斷，隨後便能醒來。如果參與其中，夢境就看似仍會持續。不要判斷，因為你一判斷，就會需要偶像來防止這些判斷落到自己頭上。而你也無從了知你所譴責的自性。不要判斷，否則就會把自己變成邪惡夢境的一部份，繼而使偶像成為你的「真實」身份，而若想由判斷中解脫，便得乞靈於驚恐與自我定罪。

3. 夢裏的人物全是偶像，為的是拯救你脫離夢境。然而，他們卻從屬於他們要拯救你**脫離**的那些事物。為此，偶像能使夢境顯得鮮活而且可怖，畢竟，你若非活得驚恐、絕望，又怎會想要偶像？而它所代表的就是這個，所以膜拜偶像就是在膜拜絕望與驚恐，乃至衍生出二者的夢境。論斷上主之子乃不義之舉，誰論斷了他，誰就逃脫不了他在自己營造的夢境裡所受的自我懲罰，而這**就是**正義。上主只知道正義，而非懲罰。但你在判斷之夢中發動了攻擊，並遭受譴責；你寧可成為偶像的奴隸，而它們則被安插在你的判斷和它帶來的懲罰之間。

4. 在你夢出的這種夢裡，救恩並不存在。因為偶像必然是它的一部份，以便拯救你脫離你自認做出的事，它們使你感到罪咎，且撲滅了你內的光明。孩子啊，光明還在。你不過是在做夢罷了，那些偶像都是你夢裡的玩具。除了孩子，又有誰會需要玩具？他們假裝自己統治著世界，又給了玩具四處移動的能力，讓它們替自己說話、思考、感受、和發言。然而，玩具好似做出的每一件事都發生在玩玩具的孩子心裡。但他們亟欲忘記營造了夢境並使玩具顯得真實的是自己，也不願認清玩具的願望就是自己的願望。

5. 惡夢是極為幼稚的。孩子只要自認把玩具當真，玩具就會攻擊孩子。但夢豈會攻擊？玩具豈會變得巨大、危險、兇狠、乃至瘋狂？孩子相信了這點，因為他害怕自己的念頭，便把它們轉嫁給了玩具。所以玩具的真實性成了他的真實性，因為它們好似能拯救他脫離自己的念頭。但它們卻使看似在他之外的念頭顯得鮮活而且真實，以便在他背叛它們時能掉過頭來攻擊他。他自以為需要這些玩具，以便逃離自己的念頭，因為他把它們當真了。為此，他把每一樣東西都當成玩具，好讓自己的世界呈現於外，再假裝自己不過是它的一部份。

6. 有朝一日，你該永遠揮別自己的童年。別再試圖留住兒時的玩具了。把它們全放到一邊去吧，你已不再需要它們了。判斷之夢無非是場孩童的遊戲——孩子成了父親，雖有力量，卻只剩下孩子的一點兒智慧。傷害了他的，就加以毀滅；幫助了他的，則給予祝福。只不過，他是以孩子的方式在做判斷，所以也不明白什麼會傷害自己、什麼能帶來療癒。壞事似乎仍會發生，而他懼怕世間的所有混亂，但他相信這世界遵循著自己營造的法則。然而，被他當真的世界卻影響不了真實世界。而即便他不了解真實世界的法則，它們卻從未改變。

7. 真實世界仍舊是個夢。但夢裏的人物卻已改變。他們不再被視作是背叛人的偶像。在這夢裡，沒有誰被用來取代其他事物，或安插在心靈的念頭與它見到的事物之間。沒有誰被用來追求非他之物，因為幼稚的東西都已被放到了一邊去。曾經的判斷之夢如今變得滿是喜樂，因為那就是它的目的。只有寬恕之夢得以進入，因為時光即將過去。而進入夢中的種種形式如今則被愛而非論斷視為是自己的弟兄。

8. 寬恕之夢無需持續。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隔開心靈與它的思維。它們不會試圖證明自己的夢是別人做出的。而在這些夢裏縈繞著的是每個人都記憶猶新的旋律，雖然自打洪荒之始他們就已沒再聽見過它。寬恕一旦完成，永恆就已近在咫尺，而天堂之歌亦可耳聞，但聽見它的不是你的耳朵，而是你內的神聖性，它從未離開過上主之子內心深處的那座永恆祭壇。一旦他再度聽見這首歌，就會明白它一向都在自己的耳中迴盪。而判斷之夢一被放下，時間又豈能存在？

9. 只要你感受到任何形式的恐懼——而你若非心滿意足，感受到自己必有天助，且毫不懷疑天堂與你同行，那**就是**在恐懼——你必已營造了偶像，且相信它會背叛你。你雖希望它能拯救你，但在那底下卻埋藏著猶疑與自我背叛的罪咎和痛苦，它們是如此的苦大仇深，即便是眼前的夢也無法完全藏得住你那厄運將至的感受。你的自我背叛必然會引發恐懼，因為恐懼**即是**判斷，而它必會令你瘋狂地找尋偶像，乃至死亡。

10. 寬恕之夢提醒了你，你活得安全無虞，而你也未曾攻擊自己。於是你那幼稚的驚恐便得以化去，而夢境也標誌著你已跨入新的開始，不再試圖膜拜偶像、留住攻擊。寬恕之夢將會仁慈的對待夢裏的所有人物。而它們能使夢者由恐懼之夢中徹底解脫。他並不懼怕自己的判斷，因為他並未判斷任何人，也不曾藉由判斷企圖脫離這麼做必會帶來的後果。與此同時，他也牢牢記著自己曾經遺忘的一切，因為那時的他以為判斷可以拯救自己逃離懲罰。